

# 箕子朝鮮

## —朝鮮實錄論叢—

李光濤

當殷之亡周之興也，箕子受武王之命，而封於朝鮮，是爲後朝鮮之始祖，傳四十一代，享國九百年左右。考箕子於朝鮮，既有後朝鮮始祖之稱，則是箕子的朝鮮，當然也和中華爲一事，這在朝鮮宣祖實錄內曾經大書而特書，如二十五年壬辰（萬曆二十年）十月庚寅，禮曹判書尹根壽面啓國王有曰：「駱叅將（尙志）待我國人甚厚，常曰：箕子汴梁人也，汝等同是中國人也。」（卷三十一葉三）這一啓辭，可謂親切之至。而同時朝鮮第十四世國王李昰的看法，則以爲朝鮮於中華，等於春秋列國的諸侯。凡此史料，拙著「朝鮮國表文之研究」曾記其大槩，專爲表揚朝鮮尊崇箕子之文獻，見院刊第二輯下冊。今本文既以「箕子朝鮮」爲言，當然應仍就朝鮮實錄內關於所有尊崇箕子的條文再轉錄一次，以見朝鮮史籍內往往以「箕子之邦」或「嗣守箕東」等名詞爲題的原來在朝鮮都是些「于國有光」的記述。不過，院刊中已有著錄的現在這裏也不再更記，但將若干尙未利用的史料全皆錄出之，俾與院刊合而觀之，庶幾益足明瞭所謂「箕子朝鮮」在東方史上實爲震耀中韓之第一大事。

### 一、成宗實錄：

十九年戊申（弘治元年）三月丁卯，遠接使許琮馳啓曰：新安館設天使慰宴時……正使曰：箕子之墳與廟在乎？吾等欲拜焉。答曰：墳則遠在城外，今不可到，廟則在城內矣。曰：然則當謁廟矣，卽詣箕子廟行拜禮。出廟門，指檀君廟曰：此何廟乎？曰：檀君廟也。曰：檀君者何？曰：東國世傳唐堯卽位之年甲辰歲，有神人降於檀木下，衆推以爲君，其後入阿斯達山，不知所終。曰：我固知矣，遂步至廟，行拜禮。入廟中，見東明王神主，曰：此又何也？曰：此

高勾麗始祖高朱蒙也。曰：檀君之後，何人代立？曰：檀君之後，即箕子也。傳至箕準，當漢之時，燕人衛滿逐準代立，箕準亡入馬韓之地更立國，所都之地，今猶在焉。檀君、箕子、衛滿，謂之三朝鮮。曰：衛滿之後，則漢武遣將滅之，在漢史矣。即還館。(卷二一四葉三)

二十四年癸丑(弘治六年)十二月壬午，下書平安道觀察使李則曰：箕子墓垣墻丁字閣等高低長廣，備細尺量，圖畫上送，垣墻則燔磚改築。又墻內布磚，丁字閣則整齊改構，以人墾幾名幾日畢役，所入物件，詳悉錄啓。(卷六五葉一四)

二十五年甲寅(弘治七年)正月辛亥，平安道觀察使李則承教，圖箕子墓埜內物像祠宇制度馳啓。(卷二八六葉一七)

## 二、仁祖實錄：

十一年癸酉(崇禎六年)十月戊辰，平壤幼學楊懿元等上疏曰：我太師箕子，尹茲東土，教以八條，彝倫攸敘，免於夷狄之鄉，得爲禮義之邦。其功其德，極天罔墜，而至治之澤，尤在此地，景慕之誠，切於羹墻。……(卷二八葉四一)

十七年己卯(崇禎十二年)正月丁亥……同知經筵李景奭曰……安邦俊鮮于浹皆留意學問上，乃一國之善士也。上問鮮于浹何地人？對曰：平壤人，箕子之後也，尤當錄用，聞其易學通明，蓋非凡儒。(卷三八葉六)

## 三、肅宗實錄：

五年戊午(康熙十七年)十二月辛丑，日前上講書洪範，感箕子事，欲別遣近侍祭其廟，令禮曹問于大臣，大臣皆以合於尊道慕聖之義爲對。上命都承旨往祭，祭文令大提學製進。禮曹又以爲五禮儀祀典，歷代始祖，載於中祀，祭用小牢，文宣王亦載中祀，而以牛代羊，饌品多寡亦懸殊。今箕子在歷代始祖之列，則當用小牢，而自上別遣近侍致祭，意在尊道慕聖，則與古之太牢祀孔者同，似當特用太牢。上可之。(卷八葉五十)

八年辛酉(康熙二十年)二月丁未，知事金錫胄……又言：近來充定軍役者，多有冒稱先賢子孫……以韓爲姓者，皆曰箕子後裔，冒僞之迹，有不可掩者。今後箕子子孫，則只許鮮于氏勿爲定役。……上許之。(卷十三上葉十六)

二十三年丁丑(康熙三十六年)六月丁酉，領中樞府事南九萬上劄曰……至於遼左，

初是箕子受封之疆，而開原縣乃古扶餘國，高句麗始祖朱蒙發迹之地，今之蓋平縣，乃辰韓故境，亦我三韓之一也。曾在高句麗盛時，遼東一帶，及女真之屬，大抵皆是封內，以此爲海東強國。及至末季，君臣失道，地蹙於隋唐，民遷於江淮，剪焉傾覆，無復餘燼之可尋。興亡盛衰之際，併吞分裂之迹，俱載障中，亦足爲慨然興歎，怵然思懼之具矣。(卷三一葉三六)

二十六年庚辰(康熙三十九年)八月辛未，平安道儒生等，摸箕子畫像，建祠於成川百靈洞而奉安之，上疏請宣額。上下其疏，禮曹言：箕子即東方聖君，下同書院頒賜恩額，事體未安，宜令本道監司從便守護，以爲永久奉安之地。上從之。(卷三四下葉二)

三十五年己丑(康熙四十八年)九月戊寅，御畫講，上曰：箕子八條之教，實爲東方之大功，其祠在平壤，曾遣近侍致祭，而歲月已久矣，今又遣承旨致祭。(卷四七葉三九)

四十年甲午(康熙五十三年)七月癸亥，黃海道長淵儒生金景游等上疏，請廟享箕子畫像於本府。其略以爲元順帝潛藏，遠遊於我東也，箕聖畫像來自中國，奉安於文殊庵，民到今傳說昭昭，而歲久泯沒，莫知在處，今者得諸鶴林寺，則遺像宛爾。又有箕子像三字於其上，數椽茅屋，姑以權安大聖人遺像，何所拘而不以之廟饗哉？上下其疏，禮曹覆奏，以爲景游等當初請建朱子書院不許，又云得箕子畫像，其言不可準信，事係重大，請令本道查報。上允之。(卷五五葉十九)

#### 四、英宗實錄：

七年辛亥(雍正九年)六月丁未，行召對……又令擇鮮于氏中俊秀者，使奉崇仁殿祀，修箕子墓，遣承旨祭其廟，皆用(副司果李)宗城之言也。(卷二九葉四十)

三十七年辛巳(乾隆二十六年)十二月癸未，上親製箕聖廟祭文，命重臣致祭。上命中官持御笠以來，曰：此起敬處也。仍整坐，命書傳教曰：漢高過曲阜，以大(太)牢祀孔子，此爲漢之四百年基業也。噫，箕聖非徒孔聖稱仁，我東禮樂文物倖擬中華者，實箕子之遺澤也。昔年取箕子志，命繕寫而粧焉，予於侍湯時，仰觀而欽慕，今命讀東史，於箕聖紀，不覺蹶然。七星門外雖七閣象設儼

然，何日奠酌，若不敘懷，獨不愧於漢高乎？致祭於箕聖墓祭文製下，以判尹余陽澤差遣。(卷九八葉三六)

四十三年丁卯(乾隆三十二年)六月己未，內局入侍，教曰：頃者飭白衣之時，或曰箕聖之來朝鮮也，其亦衣白，此我東風俗云。予則曰不然，噫，彼箕子逢聖人陳洪範，來朝鮮教民八條，有仁賢之化，後之人不體箕聖之訓，只慕其衣，豈不透哉？須看禮記月令，其色各隨四時，況朝鮮東方也，以此推之，尚青乎，尚白乎？……而予之慨然者，勿論儒武皆以淺淡服造備者，此後爲儒者着淺淡服入場中者，分付四館所停舉。(卷一〇九葉四)

四十六年庚寅(乾隆三十五年)正月乙未，司直金應淳上疏，略曰：我東文獻以訛傳訛，今不可徵，箕子以前，雖存而勿論可也。由箕子逮于箕準爲四十二世，其間事蹟傳之宜詳，而不傳者居多。自厥後沿革，始終不一其號，至若朝鮮之稱，見於中國史者，以有泗水，故曰朝鮮，載於東史，則曰東表日先明，故曰朝鮮。國號易知也，猶未詳如此，況他可疑者乎？(卷一一四葉六)

總上稱述箕子記事，當李氏朝鮮之初期，即已言之多矣，例如世宗實錄有云：「吾東方文物禮樂倣擬中國，迨今二千餘禩，惟箕子之教是賴」。又云：「箕子……在朝鮮作八條，政教盛行，風俗淳美，朝鮮之名聞於天下」。又云：「箕子者武王之師也，武王不以封於他方而于我朝鮮，朝鮮之人朝夕親炙，君子得聞大道之要，小人得蒙至治之保，其化至於道不拾遺，此豈非天厚東方，畀之仁賢以惠斯民，而非人之所能及也耶」？又云：「箕子之德，不可得而讚也」。(卷四〇葉七)凡此尊崇之辭，再參前引史文，可知朝鮮只因有了一個箕子然後才「倣擬中國」的，然後才是「免於夷狄之鄉」，以及「得爲禮義之邦」的。所以李氏的東國，當其建國之始，便以「朝鮮」的稱號，請封於大明，有「切惟昔在箕子之世，已有朝鮮之稱」語。同時朝鮮之儒者，言及朝鮮華化的歷史必先言箕子，不先言箕子則不能了解朝鮮的華化是怎樣地才和中華爲一體的，有如「小華外史」一書，便是「朝鮮之名聞於天下」之第一巨著。

再說箕子的朝鮮，傳位既有四十餘世之多，享國又近乎千年之久（肅宗實錄卷六葉二載右議政許穆上劄言東事有曰：論其治，則檀君淳龐之治，箕子八條之教各千年），則是箕子後裔之無數，必蔓延於朝鮮之全境。而前引仁祖和肅宗實錄內大槩以爲當初箕子建都於平壤之故，

於是乃竟硬性的指定平壤之鮮于氏才是箕子的子孫，這一說法，是不足為訓的。例如享國八百年的周朝王室，其建都地雖只曰鎬洛二京，然而周室的子孫並非只傳於鎬洛二邑，而乃是遍及中國各地的。何況箕子的朝鮮有國幾及一千年，比之周室更多一百餘年，則其子孫之繁衍，我想，最少也當與周室比美並稱，決非僅僅只得平壤境內鮮于氏之一族而已。至於所謂「以韓為姓者」是否出于箕子後裔之冒偽？姑不辨，不過韓姓在朝鮮，實為朝鮮之一巨族，而指韓姓為箕子之子孫的，這在朝鮮早年實錄中即已嘗見之，甚至於有人說朝鮮當初的三韓也正是箕子之後。凡此云云，其真正原始的史籍已不可考，即如本文所述的箕子其人其事，也只是全憑朝鮮李氏歷朝實錄之記錄而說的，因為這部實錄，說到箕子之事又都是「有典有則」的，如所謂「箕子之邦」及「嗣守箕東」一類的名詞，此在當年東國人士的眼光觀之，正是一種極端自尊自信之美稱而已。不過史之是非尤其是古史，原無定論，比如東國近來就有些學者，大約由于古今看法之不同，對於該國所有二三十年來稱述不絕之箕子，似乎好像是採取了所謂「疑古之論」，乃又異其口號不惜否認箕子的傳說，參大陸雜誌十四卷十二期(民國四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出版)所載胡秋原先生「寰遊觀感」一文，其中有一條特別談到韓國的史學就曾這樣說：

在史學上，民族主義抬頭，這是新興國之通例。他們研究院院長是一位最著名的史學家，他否認箕子傳說，肯定檀君傳說，他說甲骨文中並無箕子的記載。我說甲骨文現只發掘了一部份，縱全部出土，甲骨文裏也不應有箕子記載。因箕子是殷末周初之人，而甲骨文早得多了。中韓自是不同民族，箕子之傳說，不過說明中韓文化血統之交流，至少始於殷末周初而已。

按，箕子史事，其真實性究竟如何？乃係另一問題，姑不論。獨是我們所該注意的，即為關於歷史之研究無論上古和中古，總應以記載為憑(傳說也是記載之一種)，有如中國古史罷，當甲骨文未出土之前，所有中國史籍記載殷商之史事，如關於殷商君王之稱號，大抵都是得之於古籍的，及甲骨文出土之後，則所謂古籍也都由甲骨文而加以證實了。以此為例，我們再就朝鮮的古籍而言，其記載箕子之事自有其淵源，自然也很值得加以研究的。就說古代文獻罷，如甲骨文金文之類埋沒地下者其數甚多，像箕子史事，本為中韓一大事，將來也許會被發見的，有了發見，則所謂大事也只須一言而

決的，茲不必贅論。而我們現在所談的箕子，惟有根據東國的正史，蓋曰箕子於朝鮮享國那麼久幾乎一千年，至有「後朝鮮始祖」之稱，而朝鮮一些史籍又皆言之鑿鑿，當然並非憑空之談，當然是有根據的。果如韓國學人所云「否認箕子傳說」的話，則是該國「東國通鑑」一書尤其是箕子王朝的「後朝鮮」享國千年之一史事將須完全抹去，同時又更須再物色另一王朝以補其闕，否則不免在所謂「前朝鮮」的檀君王朝之後迄於三韓之世，其間歷史便將中斷一千年？這一問題，我們現在也大可不必為之關心，反正有胡秋原先生所說的甚麼「中韓自是不同民族，箕子之傳說，不過說明中韓文化血統之交流，至少始於殷末周初而已」之一意見，是很值得注意的，由學術觀點而言，也正是所謂「中庸」之論而已。

此外，作者也有一個說法，就是說，關於朝鮮之「慕華」，據該國史籍所載，總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真情實事。如東國通鑑嘗記新羅自以為少昊金天氏之後，故姓金氏。而高勾麗亦自稱高辛氏之後，始高氏。又引古史曰：「百濟與高勾麗同出扶餘…秦漢亂離之時，中國人多竄海東，則三國祖先，豈其古聖人之苗裔耶？」此又直以三國的祖先，亦擬為中國古聖人之苗裔？然此猶為想像之辭，現在不妨置而不論，我們再據成宗實錄卷二十葉四談談當初東國所受箕子的影響：「吾東方自箕子以來，教化大行，男有烈士之風，女有貞正之俗，史稱小中華」。此一史文，可以說，是為「箕子朝鮮」之一定論，同時也很可意味着所謂「史稱小中華」云者，最足證明東國一般民族性的華化究竟是怎樣地一個淵源了。

本文討論古籍之處，有陳槃及高曉梅二先生意見在內，並承屈翼鵬先生賜讀一過，謹此誌謝。